

柏拉图哲学视域下《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陈婷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省南京市，210044

摘要：在马克·吐温的著名短篇小说《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故事的主人公“我的柏拉图式甜心”多次出现在作者的梦境里，她不断抚慰作者的痛苦，始终引导作者走向其理想。本文首先剖析柏拉图的两个重要哲学思想——柏拉图的“理念说”与“爱若斯”，继而阐释“柏拉图式爱情”之内涵。其次，本文重点剖析了马克·吐温称女孩为“柏拉图式甜心”的原因，即梦中的甜心为何是“柏拉图式”的。再次，文章揭示故事中“我的柏拉图式甜心”的隐喻意义。通过对“我的柏拉图式甜心”这一人物形象的剖析，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内涵，并对马克·吐温的创作理想形成一定认识。

关键词：《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人物形象分析；柏拉图哲学思想；创作理想

0 柏拉图的“理念说”、“爱若斯”与柏拉图式爱情

柏拉图作为古希腊哲学思想的系统建构者，提出了自己的“理念说”^①。他区分了“意见”与“知识”、“可知世界”与“可见世界”、“智慧”与“盲目”等概念，并得出结论：“理念”作为一种“真实的或实体的形式，是事物原始的、永恒的、超越性的原型”(Tilly, 2009)，是“可知世界”的真实存在。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见”的物质世界，则是理想世界在现实中的摹仿。“理念”超越时空、超越人类经验，是永恒不朽的；而后者则受时空束缚，是短暂易逝且依附于“理念”之“影子”的。由此，柏拉图形成了“理念”与现象、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身体的二元对立，这构成了柏拉图本体论美学思想的基本框架。

由于柏拉图将“理念”视为万物的本原，故他主张灵魂而摒弃身体。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因为它曾跟随诸神在天上遨游，以完整的视野见证了“美本身”的辉煌，后因羽翼受损而坠落于肉体，被囚禁其中。在现实世界中，“灵魂”一旦邂逅“美的身体”，便会基于其对“美本身”（即美的“理念”）的前世记忆，萌生回归“不朽”的冲动，通过汲取“美、智慧、善以及一切类似的品质”(Plato, 1980)来修复其受损的羽翼，重新接近那永恒的“绝对正义、绝对美德与绝对知识”。因此，作为真理的寻求者、智慧的爱好者和“知识”的追随者，柏拉图主张节制短暂的欲望，以趋近不朽的“灵魂”与“美本身”；以神秘、超越、预设且宗教般的虔诚，去追求那“真实”的存在，即“理念世界”。

那么，问题在于，在这种“理念说”之下，柏拉图所谈论的爱欲概念是什么？它是否等同于众所周知的“柏拉图式爱情”？

“柏拉图式爱情”^③这一概念由15世纪意大利美学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提出，此后便成为人们谈论爱情时不可避免的话题。它被诠释为一种以柏拉图名字命名的爱情，这种爱情注重精神，强调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体欲望。然而，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提出的“柏拉图式爱情”与柏拉图本人所谈论的爱，虽

以柏拉图之名命名，但并非完全相同。柏拉图使用“爱若斯”^②一词来描述爱。柏拉图对“爱若斯”这种爱欲形式的理解，并非指一对坠入爱河的年轻男女，而是指一位年长男性爱上一个少年男性。年长男性被年轻男性的美所吸引，尤其是其灵魂之美。这种爱引导年长男性在年轻男性的灵魂中“孕育”智慧与美德，或至少引导他走向美德。柏拉图的“爱若斯”展现了柏拉图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当时男女地位极不平衡，在爱情方面，女性难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

柏拉图将“爱若斯”与永恒生命联系起来。在柏拉图看来，“爱若斯”最根本的目标是抵抗死亡。抵抗死亡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男女之间基于身体的“爱若斯”所引发的生育来对抗死亡，子女的诞生是其自身生命的延续；另一种抵抗死亡的途径是通过年长男性与少年男性之间对真理的爱。真理与智慧将通过男性之间的爱得以传承。一旦传递了你的智慧和真理，这个人便不会死去。换言之，养育孩子与传递真理，都是通过爱来抵抗死亡的方式（汪民安，2022）。正是在柏拉图所处的时代，“爱若斯”首次成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爱若斯”不仅与希腊城邦生活中公民的道德教育密切相关，也与智慧、美的理念以及沉思生活紧密相连。

以上是对柏拉图“理念说”、“爱若斯”以及柏拉图式爱情的简要概括。厘清这些概念对于解读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我的柏拉图式甜心》大有裨益且十分必要。在《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马克·吐温所描述的甜心始终存在于他的梦境中。这位甜心是精神、志向与美的化身。现实中或许确有一位真实的甜心，但作者所指的甜心更多是一个抽象的象征，这与柏拉图的“理念说”、“爱若斯”以及柏拉图式爱情的概念非常接近。以下章节将结合柏拉图的观点，对马克·吐温的《我的柏拉图式甜心》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1 为何甜心是“柏拉图式”的？

小说全文以第一人称写成，故事的叙述者即是作者本人。故事中，“我”与甜心主要在五个梦境中相遇，且均发生在梦里。此外，“我”在现实中从未见

过她。梦中的甜心在现实中有无原型亦不得而知。尽管有学者以马克·吐温1906年的自传为依据，称其中提到的劳拉·赖特很可能是他梦中甜心的真实原型(Baetzholt:1972)，但这只是一种猜测。马克·吐温本人在故事中并未透露任何线索。事实上，仅从文本内容判断，甜心更多地指向一个虚拟的、理想化的、象征性的形象，这正是甜心之所以是“柏拉图式”的原因所在。在柏拉图的“理念说”中，抽象的“理念”是世界的本原，我们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的一切都是对“理念”的摹仿，是“理念”的影子。

下表展示了我们五次梦中相遇的细节：

	梦中地点	现实地点	梦中年龄	现实年龄	梦中名字	梦中甜心的容貌
第一次梦境	密苏里村庄	费城	我17, 她15	我19	我乔治, 她爱丽丝	蓝眼睛, 金色柔发
第二次梦境	密西西比州纳奇兹	旧金山		我29	我杰克, 她海伦	黑发, 深棕色眼睛
第三次梦境	旧金山与夏威夷群岛	纽约		我31	我罗伯特, 她阿格尼斯	发色和眸色不同
第四次梦境	雅典	纽约		我31	我罗伯特, 她阿格尼斯	/
第五次梦境	印度与英国温莎城堡	/		我63	/	/

在梦中，我和甜心的一些具体特征和信息不断变化，但甜心的美丽、聪慧和青春永在，我对她的爱也从未改变。正如柏拉图的“理念说”所言，“理念”永恒不变，但“理念”的表现形式却总是变化。此外，我与甜心的爱情超越了身体欲望，不包含性冲动。相反，它是一种纯洁、虔诚且近乎宗教般的爱。我们之间的亲吻，既非人间间的关爱，亦非恋人间的炽热欲望，而是一种亲密却不可亵渎的精神之爱。以下是马克·吐温对我们接吻的描写：

“当我俯身吻她时，她接受亲吻的样子仿佛在期待……那不是兄妹之情——比那更亲密，更依恋，更深情，更虔诚；也不是情侣之爱，因为其中没有欲火。它介于两者之间，比两者都更美好、更精致、更能带来深层的满足。”

“海伦戴着一顶夏帽。她随即摘下帽子说：‘它碍事了；现在你可以更好地吻我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礼貌而体贴的聪慧之举，仅此而已；她能想到并这样做也很自然”(Mark Twain, 1912)。

在描述我们之间的亲吻时，马克·吐温使用了“精致”、“更深层的满足”、“礼貌的”、“自然的”等词语。这种脱离肉欲的纯洁之爱，与柏拉图的精神之爱是一致的。这是“我的甜心”为何是“柏拉图式”的第二个原因。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柏拉图认为“爱若斯”能引导人们走向善与美德，且“爱若斯”具有教育功能。在马克·吐温的《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我”与甜心之间的爱同样治愈了“我”，并引导“我”变得更好。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第三个梦中，甜心将“我”从旧金山一场失败的演讲中解救出来。梦中，当我站在台上演讲时，发现自己的演讲没有主题、没有内容，

在梦中，我与甜心相遇的场景不断变化，甚至我们的名字和她的容貌也在改变，但我们总能仅凭几瞥就认出彼此：“主要就是这些惊鸿一瞥，但她总是立刻就能被认出来，尽管她如此热衷于修饰自己，并在发型和眼眸上做出些可疑的‘改进’”(Mark Twain, 1912)。唯一不变的是，在梦中她永远是15岁，我永远永远是17岁。我们在梦中永远年轻、活泼、甜美、纯真：“她永远是十五岁，看起来和举止也都是十五岁；而我永远是十七岁，从未感觉老过一天”(Mark Twain, 1912)。

无话可说。我试图说几句，却让气氛更加凝重。此时，我的情绪崩溃，开始卑躬屈膝，用粗俗不当的奉承话道歉。然而，人们并无同情，开始离座，涌向门口。这个梦影射了马克·吐温在现实中纽约演讲不受欢迎的经历，梦中和现实里的“我”在演讲时都感到无助。但梦中的“我”更幸运。当我独自在台上沮丧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了我的名字。我的甜心在梦中拯救了我。她把我带下舞台，我们俩瞬间转移到了夏威夷一个鲜花盛开的峡谷：

“我呆立着，茫然无助，望着这一幕，心想明天大家都会议论这件事，而我再也沒脸走在街上了。当大厅变得空无一人、一片寂静时，我坐在台上唯一的椅子上，把头埋在讲桌上，以避开那地方的景象。很快，那熟悉的梦中声音呼唤了我的名字，扫除了我所有的烦恼。‘罗伯特！’我回答：‘阿格尼斯！’下一刻，我们俩便闲适地漫步在夏威夷群岛名为伊奥山谷的繁花峡谷中”(Mark Twain, 1912)。

在梦中，甜心与我的爱引领我走出了事业失败的阴霾。正如故事所言，爱上她是“我一生中最美妙、最愉快的经历之一”。此外，甜心常常口吐金言，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师。例如，她曾告诉我“试图留住事物是不值得的；它们毫无稳定性可言”。我从甜心那里懂得了人生无常、变化不息，不必执着于永远抓住名利，应以平常心对待生活的不完美。甜心给予我诸多启迪，这体现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也是“我的甜心”为何是“柏拉图式”的第三个原因。

2 我的甜心之隐喻

在马克·吐温的《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我的甜心”具有一个隐喻：即“我”的理想以及对写作事业的追求。梦中，甜心的外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

不真实且变幻莫测,这象征着马克·吐温在现实中并不顺遂的写作生涯。马克·吐温早期的作品受到诸多批评,其写作生涯充满起伏。然而,无论甜心外貌如何,“我”都能清楚地认出她:“她以前是蓝眼睛、金色柔发;现在她有了黑发和深棕色眼睛。我注意到了这些差异,但它们并未让我感到变化;对我来说,她和从前完全是同一个女孩”(Mark Twain, 1912)。这反映出马克·吐温对自己的理想始终怀有一颗赤诚之心。他在人生不同阶段的追求可能略有不同,但初心未改。

故事中有一个情节是:

甜心与“我”要过一条河。甜心担心弄湿脚,于是“我”决定背她过河。“我们在树林里漫步,来到一条大约三码宽、清澈见底的小溪边。她说:‘亲爱的,我不能弄湿脚,背我过去吧。’”(Mark Twain, 1912)。

这条河隐喻了现实中的事业困难,而“我”背起甜心,则隐喻“我”勇敢地呵护着理想,在现实的湍流中跋涉。背甜心过河后,“我”仍想抱着她,因为觉得“这样太惬意了”。这象征着当理想助力“我”渡过难关时,“我”愈发发现理想之美,它能指引“我”前行,激励“我”勇敢面对一切挫折。

此外,我的甜心象征着我的缪斯,能给予我灵感。故事中提到,从梦境中获得的灵感比从任何其他地方都多。每次马克·吐温从梦中醒来,他都渴望立刻动笔记录下甜心在梦中对他说的话。正如马克·吐温在文中所写:“此后的岁月里,我的梦中甜心多次说出金玉良言,可当我在早餐后试图用铅笔将它们记在笔记本上时,它们却在我笔下化为灰烬”(Mark Twain, 1912)。

在第三个梦中,我的甜心被箭射中,死在我怀里。射箭者是一个夏威夷岛上的卡纳卡人:“当我们坐在伊奥峡谷聊天时,来了一个满脸皱纹、弯腰驼背、满头白发的卡纳卡人,他停下脚步用当地话和我们交谈,我们毫不费力地听懂了他的话,并用他的语言回答了他”(Mark Twain, 1912)。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马克·吐温的写作生涯在1866年正处上升期(Tromp, 2013),但当来到夏威夷时,却遭受了大量批评。马克·吐温的小说以辛辣讽刺美国虚伪的政治、道德和宗教观点而闻名,这必然会受到许多人的攻击。甜心的死亡象征着马克·吐温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挫折。此外,射杀甜心的弓箭手身份,象征着攻击马克·吐温的正是当地人。

3 结论

《我的柏拉图式甜心》是一部短篇梦境叙事。它最初题为《失落的甜心》,写于1898年7月至8月间,但直到1912年才出版(Simpson, 1983)。马克·吐温作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作家,倾向于将其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描绘成天真、单纯、纯洁且无知的形象,而《我的柏拉图式甜心》中的“我的爱人”正是吐温常写的这样一位典型女主人公。在这个故事中,马克·吐温仅描绘了他在睡眠中的梦境,很少谈及他的现实生活。实际上,马克·吐温始终对那些我们称之为梦的精神现象感兴趣。他自身的睡眠幻想往往十

分生动,回忆这些梦境并从中寻找乐趣是他的习惯。故事中,“我的柏拉图式甜心”是一个理想化、抽象化的人物,而非具体的某人。她具有多重隐喻意义,并展现了柏拉图在“理念说”和“爱若斯”中所论述的特征,这解释了作者为何称她为“柏拉图式甜心”。通过分析这位“柏拉图式甜心”,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并更深入地了解马克·吐温的创作理想。

注释

①理念说: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原,事物的本质在于其普遍形式。例如,存在着大马、小马、黑马、白马等具体的马,但不存在普遍的“形式”理念或抽象的“马”。又如,存在着成人、白人、黑人等具体的人,但不存在普遍的“形式”理念或抽象的“人”。柏拉图认为,抽象的“马”或“人”是实体、真知识和真实存在。而具体的马和人是理念的摹本,在本质上处于次要地位。

②爱若斯:音译,意为欲望。

③柏拉图式爱情:由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于15世纪首次提出。它是一种以理性与精神的方式追求心灵沟通与纯洁之爱的爱情哲学。

Works cited

- [1] Baetzhold, Howard G. Mark Twain's "Lost Sweetheart" [J]. American Literature, Nov., 1972, Vol. 44, No. 3.
- [2] 汪民安. 论柏拉图的身体之爱和真理之爱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No. 264(01): 42-50.
- [3] Namara, Eugene Mc. A Note on "My Platonic Sweetheart" [J]. Mark Twain Journal, Vol. 12, No. 1 (Spring, 1963), pp. 18-19, 21.
- [4] Plato: Symposium (Cambridge Greek and Latin Classic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5] Schoenewolf, Carroll R. and Carroll R. Schoenewolf. Susy Clemens and "My Platonic Sweetheart" [J]. Mark Twain Journal, Vol. 21, No. 1 (WINTER, 1981-1982), pp. 11-13.
- [6] Simpson, Dale W. Mark Twain and Artistic Inspiration in "My Platonic Sweetheart" [J]. Mark Twain Journal, Vol. 21, No. 4 (FALL, 1983), pp. 44-47.
- [7] 田书峰. 柏拉图《会饮》中的爱欲与理念学说 [J].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17, 2(03): 17-27.
- [8] Tilly, Frank. History of Philosoph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9] Tromp, Alicia. Platonic Parody: Mark Twain and the Quest for the Idea(l) in "My Platonic Sweetheart" [J].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Vol. 46, No. 1 (Fall 2013), pp. 58-75.
- [10] Twain, Mark. My Platonic Sweetheart [J]. TAT Journal Vol 13, 1912.